

洪山著

远去的 暴风雪

木棉红

MUMIANHONG

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远去的暴风雪

洪山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去的暴风雪

洪山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7

(木棉红·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006 - 8

I. 远... II. 洪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8374 号

策 划: 肖建国 田 瑛 温文认

责任编辑: 欧阳蘅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20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9.625 1 插页

字 数 400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第一章

1

又是一场大雪席卷而来，厚重的雪片子骤然掠过山尖，纷纷扬扬地洒进深谷。

冬天说到就到了。这是公元一九八六年的初冬。这个冬天仿佛来得十分粗暴和突然，连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

蛰居在山谷兵营的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弄得手足无措。大雪无情地禁锢了他们，满山遍野举目所及到处都是皑皑白雪。寄生在这里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错误——抛除战略上的意义而以这条深壑为壕沟，纯是一种神经质的选择。散落的营房如披了冰甲的蛹虫，裹了羊皮大衣的兵们粗壮、短小、笨拙，踏着厚重的积雪来来往往地在蛹虫腹部钻来钻去。

某集团军步兵三团驻扎在这里。

连接着营区的蜘蛛网般的褐色山路，彻底失却了原来的底色，冰雪将它们染白了。风雪弥漫的山道上昏沉、窒闷，暮气苍茫的混沌景象让人感到某种不祥的真实降临。三团团长李加强率几位军官顶风冒雪，艰难地行走在这山路上。暴风雪剧烈地推搡着他们，他们东摇西晃，轻若纸鹤。迎面驶来的三辆装甲输送车披了冰甲，呼啸着劈破雪帘，疯狂地朝他们蹿来，扬起的漫天雪尘如腾空而起的白龙，被狂风挟持着扶摇直上。李加强远远地立住，挥手拨去眼前的雪雾。他面带焦灼，将车拦下。

“停车！停下！”

输送车戛然止住。三营七连连长孙子仲从车里钻出来，凝视半晌才发现是团长，慌忙敬礼：“团长！”

李加强大声说：“赶快调转头，驶往大虎山地带，将被风雪困住的八台军车连人带车拖回来！”

七连长打了个愣怔，说：“是！团长。”

李加强有些急躁，说：“现在那边情况十分紧急！大雪封山，团里派往山外





拉给养的八台军车连人带车全部困在了山路上，这样下去，他们会有生命危险的！你们要速去速回！”

七连长费力地爬上车。车头调转，飞驰而去。

立在团长身后的后勤处处长汤仙宗望着军车远去，说：“遇上这场大雪，新兵又很快入营，我们三团吃饭都成了大问题，部队恐怕是拉不出来了。”

李加强不无忧虑地说：“去野战指挥所看看再说吧。”

2

三营八连连长吴大壮刚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：突击打扫营房前后积雪，迎接今年新兵的到来。

吴大壮任八连连长明年初便满三年，副营长谭东面临转业，三年一个轮回，按正常该提拔了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提升契机。赌注都押在这上面了，他吴大壮到底是不是块副营长的料，在一定程度上连队工作最有说服力。新兵初来乍到，干什么都有股闷劲，又听从指挥服从命令，是连队出成绩的绝好时机。吴大壮盼望新兵真有点望眼欲穿了。

新兵早该到了。这狗日的弥天大雪封山，愣把那帮新兵蛋子全撂在了山路上。对此吴大壮的焦虑并不亚于团长。他把在家的老兵们统统赶出来清扫营区积雪，连通信员都被赶了出来。他站在楼梯口，远远看见携锹扛帚的老兵都裹了厚重的军大衣，像孕妇一样呆笨和懒散，就把他们拦了回去：“你们这是干活的样子吗？你们真能想得出来！回去！都回去把大衣脱掉！”

兵们怯怯地看他。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，头发剪得挺短，脸形愈显瘦长，色呈紫黑，腮部刮得铁青。他甚至没穿棉衣，袖口都卷了起来，裸露在外面的半条胳膊青紫。这是吴大壮特有的号召形式。北陲的冬天质感粗砺，空气都是冷凝的。清除积雪的兵们鼻子像排气管，呼哧呼哧地喷着白色雾状的鼻息，棉帽都扔在了雪堆上，不一会儿，眉毛、胡子、头发上便一片晶莹。吴大壮跟兵们干得热火朝天，忽然记起了什么，扔下手中的推雪板，噌噌跑进连部。

吴大壮给他的老乡、团军务参谋杨飞雄挂电话。楼内寂静，他的手和面部溶下一团雪水，洒落在电话机上。其实他早已给杨参谋打过招呼，今年八连新兵全要农村兵，城市兵一个不要。杨参谋与吴大壮的关系非同寻常，当年一个车皮将他俩送到这个闭塞的山沟，而且他们的老婆同在家乡城北化工厂工作。杨参谋静静地听完吴大壮的请求，觉得吴大壮的决策存在顾此失彼的缺点，便劝他：“城市兵娇点，但素质高。”

吴大壮不以为然：“素质高，人也滑，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”

杨参谋默然无声。

新兵马上就到了，吴大壮觉得有必要再叮嘱他几句。杨参谋不在，军务股郎参谋接电话：“吴连长请你们做好迎接新兵准备，新兵估计下午两点钟能到。”

吴大壮问：“用不用搞个仪式欢迎欢迎？”

郎参谋说：“这你请示政治处。”

吴大壮又拨通了政治处宣传股的电话。这该是指导员的差事，老兵复员一走，指导员杨卡就张罗着休假。吴大壮心想，走吧，走吧，在家碍手碍脚的。指导员真的走了。吴大壮从这一点上看出指导员已经心有旁骛，说走就走，无所顾忌。吴大壮承认他们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，他想这不能归咎于他。杨卡说话慢条斯理，处理问题优柔寡断，吴大壮常常因此而不屑与之深谈。直到后来营里干部向他探询杨卡老婆的事，吴大壮才蓦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太需要一种默契的交流了。杨卡老婆在家乡经商已经暴富，这在三营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惟有吴大壮蒙在鼓里。杨卡显然对他封锁了消息，至于出于何种动机，无法揣摩。这促使吴大壮认清了一个事实：连队工作不能依靠他杨卡，他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肯定心猿意马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再对指导员抱有过多希望，八连非砸锅不可。这对杨卡来说或许无关紧要，但对吴大壮来说却非同小可。

吴大壮在拨打电话时情绪略显沮丧。

吴大壮对着话筒说：“是不是借给我们八连点锣鼓家什？”

宣传干事说：“今年不搞了，这狗日的天气咋整？山道又弯又滑，兵到团部取锣鼓路上有危险。”

吴大壮手持话筒怔了半晌，他有些失望。一个士兵正式踏入军营是次新生，总得有个形式，这般无声无息，吴大壮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。往年这个时候新兵入营，全团上下都是彩旗飘扬，锣鼓喧天，满院子都是“热烈欢迎新战友”的大红标语，把那群骚动不安、充满憧憬的新兵煽得泪光闪闪。一个士兵生命的开始，有一种隆重的仪式才显得庄重和珍贵，吴大壮一直记着他刚刚踏进军营时傻乎乎地流下的两汪泪水。师宣传科新闻干事聂中云不失时机地用照相机记录了这个瞬间，他的肖像连同他腮部那两颗硕大的泪滴一同刊载在军区报纸上。他成了那批新兵中的新闻人物。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张新闻照片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他引起了团首长的关注。团首长指示连队干部要对新兵吴大壮进行重点培养。没有这张照片他也许不会顺利提干，不会冠冕堂皇地当上一连之长。他感谢聂干事，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络，后来聂干事一路高升到军区政治部当了处长，他们的距离才慢慢拉开。吴大壮念念不忘聂干事的栽培，可聂干事总是谦逊地说，哪里、哪里，靠的还是你自己的努力。

有时，一次不经意的举止也会塑就一个人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政治处干事早为这事忙乎上了。今年却悄无声息。大雪，这场该死的大雪把什么事都给耽搁了。

三营营长突然光临八连，他决定在八连召开一次紧急会议。这是他的临时动





议。教导员上午顶风冒雪去了二营，营长说干脆别让他往回赶了，这场大雪挺凶恶，山沟里坑坑洼洼，雪层之下尽是坑人的“机关”，一旦失脚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七连、八连、九连在这条山沟里一溜儿撒开，相互间咫尺之遥，平时鸡犬相闻，八连有时吹个集合哨，七连、九连的士兵经常会一同跑向操场，闹下不少的误会。营长舍弃营部而选择八连，为的是方便这几个臭小子。

通信员从雪地里找回吴大壮时，七连指导员和九连长赵坤已在八连恭候。吴大壮不紧不慢地拍打着自已肩头上的落雪，心里暗暗盘算着营长不期而至的真正缘由。通信员用秋天备好的大块木柴已将连部的火墙烧红了，屋内热浪翻滚，空气便有了一些窒闷。吴大壮身上的落雪化作水汽，朦朦胧胧地在他身上升腾。他皱起眉头，埋怨通信员是个一点儿都不知持家的败家角色。冬天伊始，照此大手大脚下去，今冬赖以取暖的柴禾肯定会出现短缺。新兵到了，首先就该把这个家伙换掉，用人不当则乱大谋。通信员过来喊他，低眉顺眼地说：“连长，营长在等您呢。”

吴大壮板着脸，懒得去看他。

通信员已经从连长神色中感知了他的不满情绪，怯怯地退去。

吴大壮刚刚坐定，营长便开门见山。营长说，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准备，内容主要是通报三个情况，提醒大家注意。刚才团机关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求各单位不要在新兵分配问题上做手脚，搞不正之风，干扰机关在新兵分配问题上的决心。已经有了这种苗头。三连连长明目张胆地到团机关放风，说再像去年那样分给三连一些别人挑剩的兵，他就撂挑子不干了。这样不好嘛，何况新兵都是一张白纸，谁知道谁好谁孬？三营不要搞这种名堂，分配谁来，我们要谁，坚决不能打折扣。各位连长，谁要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捅篓子，别说我不给各位脸面。

吴大壮忍不住咳了一声，声音脆亮，居然把滔滔不绝的营长惹得一时忘了下文。九连长赵坤朝七连指导员扮鬼脸，指导员正襟危坐，不去理会。

吴大壮不是故作其响。虽然营长的批评已经触及他，但他绝对信任他的老乡。杨参谋不会出卖他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既是生活中的朋友，又是政治上的盟友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倒是营长提醒了他，连长们都在私下“运动”，可见选择兵员对一个连队的未来是何等重要。在这一点上，他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，假如真的如愿以偿，八连的崛起指日可待。

吴大壮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欣喜。

营长喝了口水，解开棉衣扣子，继续说，第二件事嘛，是个坏消息，我们团派往山外拉给养的车被困在了山路上，团机关要求我们做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。

大家都感到诧异。营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最后一件事，五连的一头肥猪昨夜给冻死了。你们连队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？

九连长说：“昨天我们采取了措施，主要是给猪圈加放了稻草，今天早晨副连长过去一看，三头仔猪睡得很香。”

七连指导员闷声闷气：“我们连的两头猪也平安无事。”

吴大壮神色有些慌张。他近期对猪的关照没有九连长那么细致和周到，他甚至在这个不该忘却它们的时候却真正地遗忘了它们。他在兵员分配问题上过于投入，这牵扯了他的绝对精力。他此时意识到遗忘这些畜牲也许是个重大纰漏。他真的担心五连那头肥猪的不幸遭遇会在八连重演。八连历史上曾一度因为善养肥猪而拿过上级机关颁发的奖状和锦旗，因此而誉满三团。不过这都是些陈年老皇历了，这份荣耀吴大壮连边都没沾上。今年老兵复员，按惯例，内定的退伍老兵要集中起来单独改善伙食。不知道是谁留下了这个混账的陋习，惹得吴大壮捶胸顿足，浑身不痛快。各个连队纷纷为此杀猪宰羊，惟独八连按兵不动，猪圈里四头肉嘟嘟的肥猪依旧大摇大摆，不可一世。他命令司务长去其他杀猪的连队购买猪肉，给老兵们改善生活。兄弟连队借机哄抬物价，弄得八连司务长颇费口舌，辛苦异常。司务长对他这种抗拒常规的做法感到费解，夜深人静去向他讨教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，说，现在吃了这肥猪，新兵来了吃啥？

司务长心领神会，脸上堆满了恭维的笑容。

老兵一走，吴大壮的深谋远虑便显现出来。七连、九连猪圈的几只猪仔形影相吊，孤伶凄弱；而八连却是肥猪滚滚，昭示着与之无法攀比的殷实家底。吴大壮郑重宣布：新兵一到，肥猪陆续杀掉，到时八连天天能吃上过年的伙食。

吴大壮对新兵的偏爱让留队的老兵嫉妒。

饲养员孙承之算是八连的两朝元老，他在八连当新兵时吴大壮才是一营一连的三排长。他曾经是吴大壮前任连长的“左膀右臂”，始终对老连长怀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。据说当年他在养育他的那个衰败不堪的小村庄中放牛，穿一双破解放鞋，脚趾张牙舞爪地探出鞋外，黝黑的脸上有一层抹不掉的愁苦。前去征兵的老连长见状趋前，暗中端详许久，不由顿生怜悯，问他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当兵？孙承之立即响亮回答：愿意。于是毫不犹豫地扔掉了那条名叫“老黄”的伙伴，毅然随老连长北上。此时老黄牛对主人恋恋难舍，长嚎着尾随孙承之数里之遥。这个传说不知是否经过了演绎，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，当老连长正为谁都不愿去喂猪而一筹莫展时，孙承之自告奋勇揽下了这个活计。老连长转业了，吴大壮接任的时候，孙承之借机想当甩手掌柜。吴大壮当然不会对此姑息迁就，指示孙承之工作不能松劲。孙承之敢怒不敢言，心中不甚痛快。基于这点，吴大壮疑心孙承之会凭借这狂风暴雪向自己发难。只要孙承之此时稍作懈怠，四只肥猪暴尸雪野是无疑的。

这是个糟糕透顶的结果，非但使八连功亏一篑，而且还会像五连那样弄个“臭名昭著”。

此后营长再说些什么吴大壮已经无意留心了，会议一散，他连忙奔向猪圈。积雪没膝，他走得火烧火燎且气急败坏。这是个十分反常的冬天，连空中稠密的雪片都充满了对初冬季节的叛逆。从团作训股传来的话说，作训参谋查阅了近五十年的值班日记，在初冬季节落下这么一场大雪是绝无仅有的。





吴大壮在猪圈前如释重负。猪们相互依偎在一起，旁边有篝火燃烧的余烬。孙承之显然是尽心了。连吴大壮都是在一夜醒来才发现天地间混沌一片煞是狰狞、恐怖，而孙承之肯定是夜半起床点燃柴禾，和猪们一起度过这个酷冷之夜。

吴大壮顿觉眼睛潮热。

他猛然转身，发现孙承之木呆呆地立在他的身后。他用力拍了一下孙承之的肩胛，弹起的雪片袭击了孙承之瘦长的脖颈。他说，新兵马上就到了，他们来了之后你就下去当班长。

孙承之木然搐动了一下嘴唇，一个长长的异常沉重的喷嚏消融在风雪弥漫的苍穹间。

3

一条被积雪覆盖着的深山大壑。呼啸的山风挟裹着巨大的雪团，疯狂地击打着高耸的山体，发出一种惨烈的声响。蜿蜒山路上依稀可见行人的脚印，却难寻觅行人的踪影。沿山路构筑的数个经过精心伪装的雪篷默然僵卧，任由风雪蹂躏。不时有零星的枪声传来，让人觉出此处的神秘和躁动。这里是三团的冬训野战指挥所。团参谋长钟铁军率他麾下的几位参谋已经在此驻守了一个多星期，实地体会和研究新兵补充后的冬训课题。钟铁军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有一张冷厉和十分粗糙的脸孔。他此时躲在雪篷内，大概是寒冷难耐，不住地来回踱步，神情显得十分焦躁。桌上的收录机在播放天气预报，清晰的声音像被冰雪凝固了一样，从挂着白床单的洞口中飞溅出来，硬硬地直刺人的耳膜：天气预报，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看，从西伯利亚涌来的冷空气流在我国北方滞留不去，预计今明两天，仍有暴风雪……

钟铁军俯身专注地倾听，紫色的脸上忽地浮现出一抹笑容。

从远处奔来的李加强等人在雪篷口处闻声不由顿足。

汤处长面露惊骇，道：“还有暴风雪？这场大雪把我们搞惨了，现在积粮备菜都晚了。”

李加强漠然看他一眼，说：“这叫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你们后勤处在拟定给养计划时，应该把天气突变这个情况考虑进去嘛。”

汤处长一脸憔悴，说：“多少年都没有这种天气，暴雪连着下，没完没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肉菜都是现吃现拉，存多了连队反映不新鲜。”

播音员继而用沉缓的声音播送一组军民联合抗击雪灾的消息，钟铁军对此显然兴致索然，转身将其关掉，急不可待地抓起雪篷里的电话：“孙股长，孙股长！听到呼叫请回话！……你们是否到达二号高地？……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天公作美，今明两天仍有大雪，对！我们的演练计划完全可以实施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阵急促的枪声被暴风雪包裹着闷闷地响起，雪篷外的李加强眉头紧蹙，朝枪声响处张望。此时他没有从前那种听到枪声便热血沸腾的职业亢奋了，大雪，无休无止的大雪把他心中所有热情都冷却下去，惟有那种焦虑的神情厚厚地蛰伏在他的脸上，凝滞不去。

萦绕在他脑海中的冬训计划在风雪的威慑和蹂躏下，变得糟乱了。

他心里乱得一塌糊涂。

“……什么？三台装甲输送车至今未到？……这个七连长要是给我误事，我给他处分！我马上打电话追问！”雪篷中的钟铁军愤怒得如一头狂躁的烈狗。

李加强闻声掀帘进去，劈头便说：“不用追问了，车被我半道截走了。”

钟铁军吃惊道：“团长，装甲输送车……”

李加强打断他：“到山外拉给养的军车被风雪困在了山路上，两千人马等米下锅，困在山路上的官兵饥寒交迫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！参谋长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延误救援时机啊。”

钟铁军忍不住地说：“团长，这场大雪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演练时机，新兵马上就要入营，我们司令部制定的代号为‘雪狐行动’的演练计划，正好借此机会锤炼他们。”

李加强喘口粗气，道：“让我们的士兵饿着肚子去卧雪伏冰？不行啊，参谋长，这个时候把部队拉进荒无人烟的深山，是很危险的。”

钟铁军愣住了，说：“我们要改变训练计划？”

李加强面露苦楚，说：“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计划可以修改嘛。”

汤处长忍不住地说：“参谋长，我们没有粮食可供官兵吃了呀，他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谈什么战斗力？”

李加强看看大家，沉沉地说：“这场暴风雪给我们一个教训，仅仅依靠外援解决不了我们的生存问题，我们必须自力更生，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！”

汤处长说：“团长，我们已经拟好了连队发展农副业生产的计划，只等您审批。”

李加强不语，忧郁的目光落在钟铁军身上。钟铁军躲过他的视线，眼睛盯着窗外纷飞的雪花。

电话铃声猝然响起，钟铁军抓过电话：“喂！”

“参谋长，请找一号首长接电话！”

李加强接过电话，脸色立刻阴沉起来：“什么？车上的战士被严重冻伤？”

“那里的气温已是零下四十多度，汽车油箱都被冻裂了，官兵带的粮食所剩无几，大家靠采集山涧的柴禾取暖……”

“告诉他们，”李加强解开棉衣衣扣，大声说：“就说我李加强要他们再坚持三个小时，救援车马上就到！”

钟铁军愤然扭过脸，道：“笨蛋！在野外生存也不过两天嘛，就支撑不住了，这样的官兵还谈什么打仗？”



盘旋在半山腰的弯弯曲曲的山路，铺了没膝的积雪。山雪依旧弥漫。数辆车满载着粮、菜和猪肉，僵卧在风雪中。车底下都涂有一团被冻结的油渍，黑乎乎的，在这一片晶莹的世界里显得十分刺目。车队首部，一辆军车斜横在山路中间，车头爬在路崖，俯首可见万丈深谷。

车旁的兵们面目紫红，个个抖抖瑟瑟地束紧了身上的大衣，围拢在一堆燃烧的木柴前。火焰上烘烤着用铁丝串着的猪肉，浓烈的焦糊气味激荡在冷空气中，直扎人的鼻腔。四周散落着被掏空的军用罐头盒和凌乱的枝条，雪地上狼藉一片。一个战士从车上取来军用匕首，上前欲割烧得半熟的猪肉。一个老兵劈手将他手中的匕首夺下，扔在雪中。

“就你知道饿？苟助理两顿饭都没吃了，现在又率兵上山打柴，等他一会儿！”

士兵面露一副可怜相：“老兵，我这肚子里再不加点热乎食，会被冻死的。”

老兵板起脸，道：“你想吓唬我，是不？我看你哪顿饭都没少吃！”

士兵用手伸出自己藏在棉帽中的耳朵，耳朵紫黑。他们困在这儿两天了，狰狞的寒冬随时都有可能吞噬他们的生命。

老兵将他推到火堆前：“蹲下烤烤，接咱们的车很快就到了。”

一个兵从车底下爬出来，用空罐头盒装了汽油，红肿的双手抖抖瑟瑟地端着，他走到火堆旁，将汽油浇在柴堆上，火焰鸣地蹿高了。

这时山上奔下几个雪人，他们肩负干枯的木柴，连滚带爬地朝山下奔来。

兵们离开火堆，纷纷涌上前去。

“苟助理，接咱们的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？”

苟助理擦掉脸上的霜花，露出他那张青紫色的脸，大声诅咒：“日他奶奶的！说是三个小时到，都他妈的五个多小时了，连个狗屁影子都没见！告诉弟兄们，做好过夜准备！”

兵们闻此，个个欲哭无泪：“还要在这儿过夜？苟助理你再发个电报催催他们吧。”

苟助理显得十分气愤：“不催了！催来催去显得我们这些人没骨气。”

苟助理拍打着身上的落雪，低头看见火堆中的猪肉，又看看围在火堆旁馋涎欲滴的士兵，眉头皱起来，说：“吃呀，怎么不吃？来，把这块大的送给那两位冻伤的弟兄。”

兵们动手分扯猪肉。

远处突然响起马达的轰鸣声，三辆装甲输送车在混沌的风雪中缓缓现出它们笨重的躯体。

兵们将手中猪肉扔进火团，跳跃起来：“来了！来了！车来了！”

苟助理如释重负一般，说：“妈的，才来！”

七连长孙子仲从车上跳下来，目光扎在士兵堆中，急急地寻找苟助理：“苟

助理！苟助理呢？”

苟助理慢腾腾地走过去：“七连长，你们这车慢得怎么像牛车？”

七连长伸出的手蓦地收回来，不满地说：“你还嫌慢！告诉你，我们开始根本就没想到来接你们！我们是奉参谋长之令去笔架山执行演练任务的！谁知遇上……好了，不跟你啰嗦了，人赶紧上车！”

苟助理积蓄了两天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：“七连长，你还发牢骚，老子还没有牢骚呢！赶紧让你的兵过来，把车上的猪肉和蔬菜装到你们车上！”

孙子仲像是不屑与之争执，说：“除了人，什么都不能装！”

苟助理闻此，细长的脖子一下子粗胀起来：“不能装？那让你们回去喝西北风去吧！”

孙子仲依旧固执己见：“喝不喝西北风我不管，我只有责任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。赶紧上车！”

兵们急不可待地爬上车。

苟助理冲过去，手指他们：“下来！都给我下来！我不上车你们谁都不准上车！”

孙子仲火了：“苟助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苟助理说：“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！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两天两夜，挨冻受饿，为的是什么？全团官兵对此望眼欲穿，你却想把这猪肉白白扔在这荒山野岭喂狼喂狗。告诉你，不把这猪肉装上，我姓苟的就守在这里，寸步不离！”

孙子仲面露讥讽，笑道：“让我这装甲战斗车拉猪肉？这算得上是你们后勤干部的一大发明了。你真的不走？那好，弟兄们上车！”

苟助理冲上前一把揪住孙子仲的衣领：“你小子什么意思？”

孙子仲挣脱他：“什么意思？意思也很简单，装了猪肉，人往哪里装？”

苟助理无奈：“好，好！咱们回去到团首长那儿算账！”

苟助理转身招呼士兵：“把车上的猪肉和蔬菜全部卸下来，挪到山坡就地掩埋，防止让野兽发现！……奶奶的，山路通了，我还让你七连长来这儿，将它们一个不漏地给我运回去！”

兵们动手卸车。

孙子仲朝苟助理伸出手：“请上车吧？苟助理。”

苟助理恨恨地瞪他一眼，钻入车内。

4

三天之后，运送新兵的军车赶到兵营。车轱辘都用拇指粗的铁链子五花大绑，碾着松软、深陷的积雪，像是费尽了气力，缓缓爬进三营。天气依旧阴沉，



凛冽的寒风在山尖上阴阳怪气地嘶叫，能冻酥人的骨头。八连的老兵伫立在营房前，穿了羊皮饰里的军大衣，腰间用宽宽的武装带束着，棉帽耳朵一律放下来，遮没了大半个脸。分不清谁是谁，但立在排头的肯定是吴大壮。看上去谁也没有他具备抗拒寒冬的旺盛火力。连长就是连长。连长的威慑来自于与众不同。

冻僵的新兵从蒙了帆布的解放车上鱼贯而下。吴大壮带头热烈鼓掌，掌声哑然。新兵们的激动被这风雪扫荡殆尽。领兵干部是八连三排长，他整好队伍，向吴连长报告：

“连长同志，八连三十一名新兵全部入营，请指示！”

吴大壮用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到队列前，他双目炯炯，昂首挺胸，用一种既充满慈爱又充注威严的目光将新兵队伍扫视了一遍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默视片刻，之后他命令新兵老兵全部撤回营房。老兵抢着帮助新兵拿行李，许多新兵的脸上涌动着惊讶和无所适从的尴尬。空旷的楼房里开始响起疲沓的脚步声，身上拍落的雪花溶化后在楼梯口肆意流淌。新兵在老兵的引导下陆续进入连队走廊，匆匆把背包放下，便被拉进连队饭堂。

吃饭。

新兵们饥饿已极，狼吞虎咽一番，脸色渐渐红润起来。

吴大壮草草吃了几口米饭，便扔下碗筷，喊了副连长和三位排长，钻进了炊事班那间弥散着馊米饭气味的宿舍。

“开个简短的小会。”吴大壮的语气里充满着忧虑，说，“大米和连队贮存的蔬菜照今天这样吃下去，恐怕要亏空。”

副连长说：“今年这茬子新兵不知怎么搞的，肚子大，能装。”

吴大壮说：“我们得想些办法，亏了谁也不能亏了新兵。这里面有个比较，要是七连、九连新兵都比咱连吃得好的话，我看咱们这些连队干部就没法当了。伙食里面隐藏着政治工作。现在主食好解决，关键是副食问题。在这个环境中冬天吃新鲜蔬菜是不可能的，但过冬菜一定要妥善保管，千万别出现霉烂和浪费现象。”

副连长说：“和七连、九连比起来，咱们的家底最厚实，他们两个连队的家底被复员的老兵折腾得差不多了。”

二排长说：“七连有可能最近要到粮店借粮。”

吴大壮依旧忧心忡忡，说：“有事我也不想瞒着大家，今年的新兵肯定比去年好带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兵多。你们三位排长用不着像去年那样为分配新兵闹别扭了，今年全是好兵，但问题随之也来了，农村兵的饭量肯定比城市兵要大。”

三位排长不由面面相觑，继而心照不宣地畅笑起来。

散会后没有吃饱的连队干部准备重返饭桌，作些补充，但见厨房大小器皿，皆空荡如洗。炊事班长倒剪着双手，神情古怪地在饭桌间来回穿梭，眼睛东瞧西看，嘴中发出一种啾啾的含混的唏嘘声。

吴大壮第一次看清这帮新兵蛋子的真面目是在连队会议室。他决定把这些新兵立即分到各班，由早已选好的班长负责具体训练。事不宜迟，新兵分到各个连队，真正的军人职业训练，还是在各个老兵连。吃饭、睡觉、训练新兵各有其主，每年团里都要例行公事般地组织连队中的新兵，进行军事训练比武，这也十分刺激。过去曾出现过某连新兵会操拿了第一名，连长欣喜若狂，令炊事班改善伙食，并加放一挂鞭炮。当然，也有新兵比武败北，连队干部脸上阴云密布，吓得新兵连睡觉都胆颤心惊的。从团机关到营领导，在新兵入营前，对此年年都要打“预防针”，要求那些求胜心切、年轻气盛的连队干部要“败不馁胜不骄”，但年年都有新兵哭鼻子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假如不涉及原则性的错误，上级机关不会就此穷追不舍。兵营中的一句俗语说得好，“当兵不习武，不算尽义务；武艺练不精，不算合格兵”。当农民庄稼种不好，要饿肚子；当兵军事素质不过硬，战时要掉脑袋，这其中没有什么值得评头论足的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各个连队的新兵互相较劲，这已经不是秘密。没有谁和兄弟连队相比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却笑容满面的。输了脸色肯定难看，天经地义。

连队会议室被新兵簇新的军装耀亮了，一股清新的樟脑球味轻轻拂动着吴大壮的鼻息。室内暖气融融，刚刚挣脱寒冷折磨的新兵们脸上有了生动的笑容。吴大壮手拿花名册，静静地逐一审视他们，像在怡然审视一件件精美无比的艺术品，神情自得而且入神。他已看过新兵花名册，一个城镇兵都没有。吴大壮此时心中对杨参谋充满了感念。

有了新兵，吴大壮居然一点儿都不想正眼瞧那帮老气横秋的家伙了。他想新兵就是一张空白的纸，写上什么就是什么，何况这些都是刚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农村兵。名字都土里土气。羊子？有姓羊的吗？羊子是谁？

新兵中有人应声腾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吴大壮打了个愣怔。这家伙脸膛紫黑，个头不高，骨节粗大，一双质感十分硬壮的手紧紧地贴在裤缝间，目光里透着虔诚和拙朴。看着羊子，吴大壮心底里不由泛起一股酸涩。本来这山沟就缺乏城市的氛围，如今更看不到城市的形象了。

他有些厌倦地眯上了眼睛，稍许，再睁开眼时，笑容陡然在他脸上绽开。他看到了那个站在前排的新兵。这个新兵身材颇长，面色白皙，气质儒雅，一点儿也找不到那些农村兵身上惯有的印记。吴大壮走到他面前，微笑着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新兵昂首挺胸，道：“报告连长，我叫华甸！”

吴大壮低头看手中的花名册：“你家在沂蒙老区？”

华甸：“报告连长，我家是在沂蒙山区！”

吴大壮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，拍着华甸的肩膀说：“老区的兵好，欢迎你把老区的精神带到八连！”

吴大壮走到队尾，又走回来，侧脸沉思一会儿，随后朝一班班长李万龙走去。





吴大壮把努起的嘴巴指向新兵羊子，悄声道：“一班长，那个兵交给你了。”

李万龙一怔，不悦道：“连长，一班……”

吴大壮敛了笑，说：“怎么，不想要？别嫌人家长得丑，你回去好好对着镜子照照自己，比人家好不了哪儿去。好，连长不偏心眼，把刚才那个高个新兵搭配给你，你该满意了吧？”

李万龙高兴起来，挺胸道：“是！听从连长命令！”

吴大壮笑起来。

李万龙兴奋地奔向华甸。

新兵陆续被班长们领走了，走廊里只剩下羊子一人，他手提一个发白的帆布提兜，像遭人遗弃一般，眼睛不安地左右巡视，样子惶恐，无所适从。

许久，李万龙从一班门口探出头，冲着羊子高声说：“姓羊的那位弟兄，过来吧。”

羊子如突遇救星，匆匆奔过去。

晚上吴大壮给杨参谋打电话，询问新兵情况。杨参谋患了重感冒，嗓子哑了。他对吴大壮说：“老吴，分到你们连去的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农村兵。”

吴大壮说：“这我知道，首先向你表示感谢。连队缺个文书，这茬子兵你了解，你看有没有这个人选。”

“华甸。对，你们连有个叫华甸的新兵吧？这小子在家是个大学篓子，在新兵连表现也不错。”杨参谋在那边大声地咳嗽，用手按住胸部说，“我不跟你唠了。”

放下话筒，吴大壮就去找华甸。新兵在路上折腾了几天几夜，人困马乏，连队通知他们休息。天一擦黑，连队走廊里便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噜声，梦乡中的新兵露出了甜蜜的微笑。吴大壮从被窝里把华甸掏出来，两人一前一后往连部走。

吴大壮问：“睡着了？”

华甸：“睡不着。”

吴大壮吃惊地瞅他一眼：“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？”

“高中毕业，考大学落榜了。”华甸并不怯连长，他个头比吴大壮还高，白白净净，看上去十分精干。吴大壮猜想这家伙在庄稼地里一定是个懒汉，细皮嫩肉，跑到部队避难来了。不过，老人家都说过了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对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持欢迎态度。

吴大壮在半道上突然决定将华甸放回去。原想他们去连部促膝交谈，见到华甸之后他便觉得失去了这种必要。带过形形色色的兵，像华甸这种类型的兵他不陌生，他甚至坚信自己已经窥视到了华甸踏入军营后内心储存的隐秘。

说不清是不是喜欢他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初见华甸时的那抹微笑有点儿廉价和冲动。

三年前八连有过这么一个兵，正宗的高中毕业生，据说参加高考期间突患痲疾，结果发挥失常，高考落榜后见诸位同学兴高采烈地奔赴高等学府，自觉无

颜，便突生异想，钻到部队。这家伙之所以在三营名闻遐迩至今还令吴大壮念念不忘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八连做下一件“惊天动地”的事情。老连长娶了个农村老婆，这个女人来队探亲，远远超出了部队规定的探亲期限，却赖着不走，在连队白吃白喝，贪占士兵的便宜。后来有人给团首长写信，告发老连长严重违反军规，盘剥连队士兵利益。团首长在让机关部门查清事实之后，决定对老连长严惩不贷，当年被安排转业。

原先大家都疑心此事是连队几个经常挨批的懒兵作孽，以至于毁了老连长的前程。后来人们大吃一惊，居然是那个秀才妙笔生花将此事捅了出去，害得老连长闻知此事，扑在操场边的大树上痛哭一场。

后来人们议论说，老连长之所以在操场上哭得那么伤心，是因为他始终对那位小秀才呵护备至。谁能想到他会反戈一击？

知识，有时会把人们武装得高深莫测。

前车之鉴啊。

吴大壮驻足，回头凝望华甸。他轻轻地叹口气，样子与先前判若两人。

他说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

华甸怔愣，怯怯地问：“连长，您让我回去？”

吴大壮眯起眼睛，深深地点头。随后他抛离华甸，独自一个人朝前走去了。

这晚吴大壮根本无法入眠，他觉得眼角特别干涩，一连串沉重的呵欠之后，眼底涌出的大团泪水冲掉两团黏糊糊的眼屎。期盼带来的兴奋在新兵到来之后已经化为过眼烟云，剩下的是沉甸甸的责任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吴大壮躺在床上前后左右盘算着连里这些琐碎的事情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“不容乐观”。九连长在任连长之前是团后勤处的营房助理，之所以屈尊来九连任职，不过是为了提前解决正连级职务。他要到团机关给九连讨些“倾斜政策”，似乎如同囊中取物。七连长孙子仲虽然脾气古怪，但有后盾。当初他由副连提前一年半调正连，缘于参谋长钟铁军的游说工作做得十分卖力和到位。相比之下，吴大壮就显得势单力薄。他无缘到机关去镀金，从班长排长到副连长再到连长，是一步步从基层的窝里土生土长起来的，按部就班地一步都没拉下。这其中谁在私下帮过他？没有。即使非让他承认是有，那就算是聂中云了。大名鼎鼎的军区宣传部宣传处聂处长。当年八连连长位置空缺，在众多竞争人选中，吴大壮还算不上出类拔萃，情急之下，他连忙给聂处长发了封快件。不长时间，聂处长从遥远的军区机关打电话找到团政委，说要向政委打听一个人。政委惊问，处长您打听谁？聂处长说，吴大壮呀。政委你是否还记得他是上过报纸的，那是我拍的一张照片，不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。政委连忙说，您发现的苗子绝对没问题，小伙子干得不错，好像马上要当连长了。政委撂下电话就找来干部股金股长。金股长说，吴大壮是八连连长人选之一，不过现在看来希望不是很大，因为人选太多。政委略作沉吟，说，军区聂处长反映这个小子还是不错的，你回去再考察考察，结果直接报我。





吴大壮由此幸运地成为八连连长。可在三营，吴大壮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兴奋点。三营三位连长中，数他岁数最大，而且八连的各项工作也不是样样冒尖，从团首长到营领导，对八连的态度仅仅是不冷不热。为此吴大壮是火烧火燎，坐卧难安。他在八连拳打脚踢，说是殚精竭虑怕是惹人嗤笑，但他吴大壮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！都是指导员杨卡这个臭小子，老婆在家发了大财，自己在部队工作就得过且过。要滚蛋就滚个痛快和利索，偏偏占着位置不尽力。吴大壮几次想找营里领导谈谈这个问题——你杨卡不想干别耽误他人前程，可每每话到嘴边，又强咽下去。这事说不清道不白，弄不好还会落下闹不团结的嫌疑。

这些，足以酿成吴大壮失眠。

一个夜晚的失眠对于吴大壮来说无足轻重。翌日清晨起床，他双手用力摩挲粗糙的脸庞，驱走了睡意。他走出连部，看见新兵班的灯大都亮了，便顺便拐进三班，见三班长正从一个新兵的床铺上往下扯褥单。新兵们在床下个个肃立，离班长最近的那个新兵满脸羞愧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吴大壮轻声问三班长。

“新战士尿床了。”三班长指指面前的新兵小声说。

吴大壮厌烦地皱了皱眉头，旋即又笑容满面，拍着那个新兵的脊背说：“别有负担，小伙子，当初我当新兵时也是尿过床的。”

吴大壮说完兀自大笑起来。这笑声在神色惶恐的新兵中显得十分孤零和清脆。他走出三班，心里便恶狠狠地骂道：老子自从脱下开裆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尿过床！

出门，迎面遇上一排长。一排长神秘兮兮地将吴大壮拉到僻静处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连长，今天早上险些让一个新兵给气晕了。你猜他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什么？他说，排长这地方不是城市吧？我说，城市里面怎么会有山？这里离城市还有几百公里呢。这新兵一听这话，不高兴了，说部队上的干部也会骗人，去俺家领兵的排长亲口对俺爹说，部队住在大城市里，俺爹是想让俺到城市里见识见识才让俺当兵的，要是知道来这山沟，俺爹死活都不会同意。”

吴大壮心里咯噔一声闷响，警觉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羊子。”一排长爱莫能助地摇摇头，说。

5

羊子一手提了华甸的背包，另一只手端着华甸的脸盆，里面装了华甸洗漱用的牙缸、毛巾，还有一些重得如砖头一般的书本。背包在羊子手中轻巧得就像个棉团，似乎根本不费任何气力。羊子身体太棒了！骨骼像山石一样坚硬且富有雄